

旧年的味道

每每过了腊八，皖北旷野的清晨，地上常浮动着一团氤氲之气，是雾气，也是地气升腾。旧年，唯有背书包的孩童或是挎着粪箕子拾粪的老者才能看到——需要起得早。道在屎溺呀，求学之道，拾粪之道，在此有了共同点。

鸡鸣啾啾，天光破晓。放了寒假的乡间少年，总算摆脱了课业束缚，在旷野奔跑。吆喝声遍地，如种子，在田畈的麦趟子里轰然发芽。腊月里的呼朋引伴声有多少句，田间就有多少粒草籽醒来，草籽们蜷缩的梦想都是被乡间少年唤醒的。

吾乡有汉砖，上有字曰：沽酒各半各。打了酒，一人一半且吃去。远在一千八百载以前，乡人即有AA制。在乡野，少年亦懂“各半各”。你从家里地窖拿了红薯，他从家里地窖拿了土豆，还有人偷偷从家里倒了米酒来。于乡野，掘了一个小地槽，上面用木棍横陈，上方摆放红薯、土豆、花生等诸食，“红薯窑”烧起来。这应该是乡间最小的窑口了，先用树枝火烧，再用周遭烧得烫手的土坷垃闷之，约莫半个时辰，田野里的烟霭散尽，窑里的食物熟了，扒出来，分而食之，也会呷饮一两口米酒，甜且辣，让人禁不住有奔跑的

冲动。

北风呼啦啦地吹过，在旷野如入无人之境，长风行走，像是雷厉风行的汉子。他们扛着行囊，从他乡归来，或是务工，或是做生意，年关近，谁不归家？远远地，望见了村庄，脚步生风，望见了一众孩童，有的还能认得，有的已经认不出了，在外一年，故乡的孩童个子已经蹿出半头。近前来，给村子里的孩子来了一顿“摸头杀”，少年的眼尖着呢，这不是邻居二叔吗？行囊里，稀奇改样的糖果掏出来，分给孩子们。这是如我一样的乡间少年对“打工族”最早的认知。

雾散后，有鸟连翩飞过。从这个村庄的梢头飞到那个村庄的梢头。在皖北，候鸟远走，剩下的这些土著鸟类，冬月无他事，就在它们的领地逡巡。近年，乡野就是简版的乡野，黄宾虹一样笔墨晕染的乡村，简笔勾勒的草木，几笔寥寥，有水落石出之美。那些鸟雀，多为麻雀、灰喜鹊之流，在乡村与乡村之间互传鸟语：那个村子里谁家煮了肉，这个村子里谁家粘了糖，鸟儿们都知道。

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一进腊月，皖北的乡村就如同走进远古的诗词，或是说，穿了古诗词的

在乡村胸膛上撒野

李丹崖

裙装。炊烟袅袅升起来，这是母亲对旷野里的孩子们唤归的信号。该吃饭了！孩子们唱着乡间的童谣归家去——

腊月里来二十三，谁家姑娘花衣衫。

村头念书混小子，细眉亮眼执手看。

继而是一阵笑声，那笑声的分贝太大，把烟囱里的炊烟都震斜了。

腊月的皖北旷野，冰雪盛大。雪齐膝深，大人们已经扫院劈柴，准备杀年猪、蒸年馍。少年们，则跑到旷野里去打雪仗。印象中，少年时我们除却打雪仗，最常玩的一种活动是吃雪。到最最僻静的乡野麦田，捡麦苗最上方的白雪收集一小捧，加入一两粒糖精，往复捏着，最终成一个雪坨坨，啃而食之。甜，从舌尖蔓延，凉，从心尖上腾跃开来。祖父常说，少年是火做的，不惧冷，现在看，倒是真切。

就像武侠小说里常见“带头大哥”，乡野多有领头人。领着我们常去玩耍的是一位堂叔，他喜欢做弹弓，不为打鸟，只为驱散偷嘴的鸟雀，也喜欢怀里揣着冬蛰蛰，通身发紫的那种，我们惊奇于这样的虫儿能过冬。堂叔还喜欢扛着收音机，收音机里常能听到崔健的歌，

比如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个野》——

看谁敢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/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/看谁敢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/那些羊群都爱跟着鞭子走……

旷野，乡村的胸膛。在这样的胸膛上，回望那迷惘而躁动的一代，觉得很傻，却很真。真的就像旷野风中冻红了脸蛋的少年，还有那颗火一般的心。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文章常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曾荣获安徽省委宣传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等。现居安徽亳州。

旧年的味道

记忆中的年是冰天雪地，雪舞银练，格外冷，人穿着厚厚的棉袄。穿新衣过新年，是小时候最热烈地盼望。

除夕熬夜守岁，大人们由着孩子们玩闹，任我们赖在电视机前尽情地看节目。我们无暇理会父母在灶台前穿梭忙碌的身影，实在熬不住了，才在鞭炮零落声中，不情愿地合拢眼皮。

清晨在鞭炮声中醒来，急急忙忙换上新衣，随便吃两口父母准备的早餐，就呼朋引伴，走东家窜西家，急不可待地去拜年。迎来叔叔伯伯阿姨们热情的笑脸和祝福，换回各色糖果，鼓鼓囊囊装满口袋。鼓胀的口袋像小伙伴们脸上满溢的喜悦。

大院像一个大家庭，推开家门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。大人们在院里东家长西家短，没有什么秘密，大家友善而真诚地交往。孩子们在大院，一同玩乐，一同长大，那份童真，那份热闹，那份欢畅，是现今迷恋网络游戏的孩子们无法想象和体会的。在学校过的是集体生活，回到家填饱肚子，出了家门，又是一群人的欢乐，从不缺玩伴。一根皮筋可

以从早跳到黑，一群人围着一个沙包，玩得大汗淋漓，忘乎所以。我们住平房，没有下水道，洗菜洗衣的水泼在路上，结成厚厚的冰，是我们天然的滑冰场、游乐场。我们在冰面上滑爬犁，一趟一趟不知疲倦地滑，脸冻得像胡萝卜，清鼻涕糊在脸上也没有谁会在意。边跑边滚着铁环，摔倒了又爬起来，一路追着、比着，看谁滚得时间长。道具简单，人却玩得不亦乐乎，不知道寒冷，忘记了时间。回到家，手指火辣刺疼，方才领教寒冷的滋味。因为有过这样热闹的童年，我后来的生命多了几分活力和张扬。

天灯是正月记忆中熠熠闪亮的星子。院里有个姓万的叔叔会扎天灯。天灯是用竹篾做主体，灯罩用红纸糊成，底部以细铁丝固定。天色渐黑，万叔叔带着扎好的天灯出门，无需吆喝，孩子们的耳朵像风中的蒲公英，霎时就从各自的家中跑出来，聚到大院。一群人围着一盏灯，在旷野里追着风跑。深蓝色的天空中飘着一只红色的天灯，像一只燃烧的火球，下面是一群孩子，叫喊着，欢笑着。渐渐地，那

冰雪中的年

胡蛙蛙

轮火球越升越高，越飘越远，像童年的梦，远远地挂在天边。天灯会飞往哪里？会带着我们的梦吗？

家里的年夜饭，一向由父亲掌勺，日子一年年过去，永远如此。父亲年纪愈大，做菜却推陈出新。每年春节都变着花样添个新的菜品，我们赞叹着，大快朵颐。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我曾笑着对父亲说：“什么时候我来掌勺，你享用我的厨艺？”从来我都是年三十匆匆从单位赶回家，生活在父亲身边，总以为这样的日子很长，机会很多，殊不知父亲突然离世，让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从小养成的口味，根深蒂固，说到底还是习惯和依赖。吃了几十年父亲做的饭菜，回到家，胃口就特别好，吃得格外香。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，我虽学得了一二，有些菜，比如父亲烧的鱼、烩的茄盒、煎的蛋饺，即使做得好，儿子也说不及外公做的味道好。没有父亲的年夜饭，儿子说少了好些菜，妹妹说少了些亲密，其实菜品一样也不差，只是少了父亲，年到底不一样了。

童年记忆中熠熠闪亮、越飘越远会天灯，现在叫孔明灯。后

来我也看过很多灯会，精美和辉煌远胜于儿时，可那些追着灯、追着光，在旷野上自由奔跑和不管不顾的时光，远去了。“众里寻它千百度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那样的夜晚，那样的灯火，固执地停留在记忆深处，烙在生命里。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报刊。出版作品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获第五届“中华铁人文学奖”、2023年《作品》杂志“十佳评刊员”金奖。现居新疆库尔勒。